

# 日本内阁本《伤寒论》不是赵开美本原刻本

钱超尘

**【摘要】** 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宋本《伤寒论》与中国所藏 5 部宋本《伤寒论》进行逐字校读,发现日本内阁本讹误甚多,结合赵开美精于校雠的学术经历和对善本古书的珍惜态度,可以确证内阁文库本不是赵开美的原刻本而是日本翻刻本。中国所藏 5 部宋本《伤寒论》皆为赵开美原刻本,其中分初刻本与修订本两种版次。

**【关键词】** 《伤寒论》;《仲景全书》; 版本研究

**The Shanghan Lun held by the cabinet of Japan is not Zhao Kaimei's original edition** QIAN Chao - chen. Humanities Department, Preclinical Medicine Colleg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many mistakes in the Shanghan Lun collected by the cabinet of Japan after proofreading word by word of the Japanese cabinet edition and of the 5 Song edition books collected by China. Considering that Zhao Kaimei was an excellent proofreader and treasured rare books, it could be determined that the Japanese cabinet edition is not the original Zhao Kaimei edition but a reproduction. The 5 Song edition books are all Zhao Kaimei's edition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irst version and the revised version.

**【Key words】** Shanghan Lun; Zhongjing Quanshu; Edition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赵开美《仲景全书》一函,内含赵开美本翻刻宋本《伤寒论》一部、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一部、宋云公《伤寒类证》一部、仲景《金匱要略》一部。1988 年 10 月日本燎原书店将其中赵开美本《伤寒论》影印发行。影印清晰,高度存真。为便称说,简称“内阁本”。

内阁本《伤寒论·凡例》说:“本书是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明万历二十七年赵开美刊《仲景全书》(枫·10 册·子四五函·十三号)”,“每半叶框廓高 17.9cm,幅约 13.0cm”(图 1)。该书由日本北里研究所附属东洋医学会总和研究所医史文献研究室编辑。

笔者藏有内阁本《伤寒论》复印件,藏有燎原书店影印一函,内含三书,函套印有如下文字:

明 赵开美本《伤寒论》

清 陈世杰本《金匱玉函经》

元 邓 珍本《金匱要略》

燎 原(图 2)

中国现藏赵开美本《伤寒论》原刻本计 5 部:

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大楼 1 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图书馆 1 部;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 1 部;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1 部;上海图书馆 1 部。

为访求阅读上述诸书,笔者从 1984 年 4 月 13 日始至 2010 年 8 月 28 日止,终将上述 5 部赵开美本目睹之,手抚之,拍有书影,作有记录。其中台湾故宫博物院本、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本几乎没有文字讹误。为便称说,简称台湾故宫博物院本为“故宫本”,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本为“医大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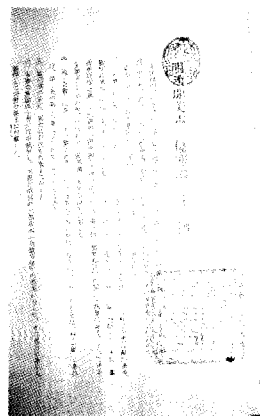


图 1 日本内阁本《伤寒论》书影



图 2 燎原书店影印三书

笔者将日本内阁本与中国 5 部藏本详加校读,发现日本内阁本与中国藏本竟有大量不同。赵开美本《伤寒论》不仅是中医文献宝典,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无上珍品。日本内阁本所藏赵开美本与中国所藏赵本竟有如此巨大差异,无疑这是一件重大学术公案,应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

### 1. 内阁本与中国藏本不同举隅

①内阁本有墨钉。如内阁本卷 7《辨霍乱病脉证并治第十三》第 385 条“恶寒脉微一作■而复利”,小注“一作”下为一墨钉,中国藏本无墨钉,皆作“缓”字。

②内阁本有讹字。如内阁本卷 9《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属十枣汤。方三十。芫花熬赤 甘遂 大戟各等分。右三味,各异捣筛科已”,“科已”不辞,“科”字讹,中国藏本皆作“秤”。

③内阁本卷 8《辨发汗后病脉证并治第十七》“虽鞭不可攻之,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

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句中“计”字误,当作“汁”。同条内阁本“家煎方:食蜜七合”,“家”字讹,当作“蜜”。同条服法,内阁本“欲可丸,併手检作挺”,“检”字讹,当作“捻”。同一条竟有三个讹字。中国藏本“猪胆汁”作“猪胆汁”,“家煎方”作“蜜煎方”,“检作挺”作“捻作挺”。内阁本卷 8 此条是重出之条,内阁本卷 5《辨阳明病脉证并治第八》同条文字(按第 233 条)与中国藏本同。经过卷 5、卷 8 同条文字校读,证明日本内阁本翻刻草率,亦未精校。

④卷 7《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第十五》内阁本“太阳与少阳併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鞭者,不可发汗”,句中“痞”字偏刻讹为“广”。

⑤内阁本无木印牌记。卷 4 至卷 10 中国藏本均有木印牌记,如卷 4 有“世让堂/翻刻宋/版赵氏/家藏印”牌记。“世让堂”是赵开美的家堂号。卷 5 至卷 10 有“世让堂翻宋版”牌记,卷 10 有“长洲赵应期独刻”木印牌记,内阁本均无。

⑥内阁本无《伤寒论后序》。中国藏本有《伤寒论后序》。

⑦内阁本有黑书口与白书口,交错出现。中国藏本皆为白口。

### 2. 内阁本与中国藏本不同比较表

内阁本大量讹误,制表 1 说明之。

表 1 所用内阁本是 1988 年 10 月日本燎原书店影印之本。

表 1“位置”栏中,“第一”“第二”等,是根据内阁本讹误数量而排定的序号;“1”“2”等,表示所在卷数、页数、行数、字数的具体位置,如“第八”的“1—2b—7—3”表示讹字在卷 1 第 2 页 b 面第 7 行第 3 个字。古书一页分前后两面,前面一页以 a 表示,后面一页以 b 表示。

表 1 日本内阁本与中国藏本校读录异

位置	日本内阁本	中国藏本
第一 赵序 1—赵序 4	黑鱼尾。此书黑白鱼尾交错出现	白鱼尾。此本通书白鱼尾。
第二 赵序 4a—8—2	万历的“历”头上无一点。	万历的“历”头上有一点。俗字。
第三 宋臣序 1—宋臣序 2	黑鱼尾	白鱼尾
第四 医林列传	无	有
第五 牒文 1—牒文 5	书口刻“进呈”2 字	书口无“进呈”二字
第六 目录 1—目录 2	黑鱼尾	白鱼尾
第七 张仲景自序	《伤寒卒病论集》仲景自序	故宫本无(故宫本将序误装于他册。沈阳中国医科大学本、中国中医科学院本、上海中医药大学本、上海图书馆本均有张仲景序)。

位置	日本内阁本	中国藏本
第八 1-2b-7-3	脉阴者如转索无常也(按“阴”字误)	脉紧者如转索无常也(按,中国 5 部藏本“阴”皆作“紧”,是)。
第九 1-10b-2-末	肾谓所胜脾(按,此为误句。中国中医科学院本、上海中医药大学本、上海图书馆本其误与内阁本同)	肾为脾所胜(台湾故宫本、沈医大本不误)。
第十 2-10a-1-11	一身尽疼病,法当汗出而解(中国中医科学院本、上海中医药大学本、上海图书馆本同。按,病字误,当作“痛”。)	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台湾故宫本、沈医大本“病”作“痛”,是)。
第十一 2-14a-3-11	不可令如水流離(中国中医科学院本、上海中医药大学本、上海图书馆本同。按,“離”作繁体字。)	不可令如水流漓(台湾故宫本、沈医大本“離”均作“漓”,义长)
第十二 2-14a-6-11	周时观之(按,句中“观”字与简体“观”字同。)	周时觀之(中国 5 部藏本皆作繁体“觀”字)
第十三 2-20b-10	无	伤寒论卷第二
第十四 3-8b-9-5(左)	大枣十二两擘(中国中医科学院本、上海中医药大学本、上海图书馆本同。按“两”字误。)	大枣十二枚擘(按中国台湾本、沈医大本皆作“擘”字)
第十五 3-15b-10-7	其人又手自冒心(按“又”字形讹)	其人叉手自冒心(按,中国 5 部藏本“又”字均作“叉”字)
第十六 3-30b-10	无	伤寒论卷第三
第十七 4-1b-5-5(右)	子目“与大柴胡汤第四大味”	八味(中国 5 部藏本“大”字皆作“八”)
第十八 4-3a-7-6(左)	下有太阳一证(按,“大”字讹)	下有太阳一证(中国 5 部藏本“大”作“太”)
第十九 4-9a-7-11	更于白中杵之(按,“杵”字讹)	更于白中治之(中国 5 部藏本“杵”作“治”)
第二十四 4-18b-7-14(左)	黄连汤主之。方三十五。大枣十二枚(墨钉)	大枣十二枚擘(中国 5 部藏本墨钉皆作“擘”)
第二十一 4-21b-4~6	无	世让堂/翻刻宋/板赵氏/家藏印
第二十二 5-10a-2-6(右)	小承气汤方大黄四(按“四”下无字)	大黄四两(中国 5 部藏本“四”下皆有“两”字)
第二十三 5-17a-9-1(右左)	时有微热喘冒一作■■不能卧者(按,“作”字下有二个墨钉)	时有微热喘冒一作佛郁不能卧者(中国 5 部藏本墨钉皆作佛郁)
第二十四 5-22b	无	世让堂翻宋板(字残)
第二十五 6-5a-4-11	子目:少阴病自利清水心下鞞口干者(按,子目“鞞”讹,正文作“痛”,是)	少阴病自利清水心下痛口干者(中国 5 部藏本“鞞”皆作“痛”)
第二十六 6-5b-5-1	“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之“病”字阙头上一点。	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中国 5 部藏本“病”字不误。)
第二十七 6-24b	无	世让堂翻宋板
第二十八 7-2b-2-5(左)	恶寒脉微一作■■而复利(按,“作”下有一墨钉)	恶寒脉微一作缓而复利(中国 5 部藏本无墨钉)
第二十九 7-5a-9-4(右)	伤寒阴阳易之为病(按,“阴”字下增“阳”字)	伤寒阴易之为病(中国 5 部藏本均无“阳”字)
第三十 7-10a-8-2	“心下痞鞞者”之“痞”字阙左侧两点	心下痞鞞者(中国 5 部藏本痞字不误)
第三十一 7-12a-8-12(右)	四近汤二味	四逆汤二味(中国 5 部藏本均如此。按,“二”字讹,当作“三”。唯日本安政本改为“三”)
第三十二 7-18b-10-13	“其气上冲者属桂枝汤证二十一”之“桂”字有明显剝改痕迹	中国 5 部藏本“桂”字无剝改痕迹。
第三十三 8-12a-2-9	及大猪胆汁(按,“汁”字讹)	及大猪胆汁(中国 5 部藏本皆作“汁”字)
第三十四 8-12a-3-1	蜜煎方(按,“家”字讹)	蜜煎方(中国 5 部藏本“家”皆作“蜜”)
第三十五 8-12a-6-11	并手捻作挺(按,“捻”字讹)	并手捻作挺(中国 5 部藏本“捻”皆作“捻”)
第三十六 8-14b	无	世让堂翻宋板
第三十七 8-14b-10	无	伤寒论卷第八
第三十八 9-19b-8-9(右)	宜大承气汤二十九(用前第二方云大柴胡汤)(按注文“云”有上阙字)	宜大承气汤二十九(用前第二方一云大柴胡汤)(按中国 5 部藏本小注“云”上皆有“一”字)
第三十九 9-20a-4-9	各异捣筛科已合治之(按“科”字讹)	各异捣筛秤已合治之(中国 5 部藏本“科”字皆作“秤”)。
第四十 9-23b	无	世让堂翻宋板
第四十一 9-23b-10	无	伤寒论卷第九
第四十二 10-18b-7-16(左)	“属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方二十五。大枣十二枚擘”(按与“擘”字近)	“属桂枝加厚朴杏子汤方二十五。大枣十二枚擘”(中国 5 部藏本皆作“擘”字)
第四十三 10-18b-10-10	“头痛有热者”之“痛”字阙左边两点。	头痛有热者(中国 5 部藏本“痛”字不误)
第四十四 10-26b	无	世让堂翻宋板
第四十五 10-26b-10	无	伤寒论卷第十 长洲赵应期独刻
第四十六	无	伤寒论后序

注:此表由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赵怀舟先生制作,谨致谢忱。



通览该表,日本内阁本与中国台湾故宫本、沈阳医大本至少有 46 处不同,与中国中医科学院本、上海中医药大学本、上海图书馆本有 42 处不同,因为这 3 部书有 4 个讹字与日本内阁本相同,见上表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四。很明显,日本内阁本与中国 5 部藏本不是同一板木刷印之本。而中国所藏 5 部赵开美本从它们的文字正误来区分,又分为两种版本,中国中医科学院本、上海中医药大学本、上海图书馆本的文字相同,这三部书属于同一个版次;故宫本、医大本文字相同,属于同一个版次,即在上述三部书的板木上剝改讹字加以修订,则中国中医科学院本、上海中医药大学本、上海图书馆本属于赵开美本的首刻本,故宫本、医大本属于修订本。这在版本考察上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首刻板上的讹字皆为日本内阁本翻刻之。

### 3. 内阁本何以出现大量讹误

经笔者详考,赵开美精于校雠的学术经历和他对善本古书的珍惜态度,确认内阁本不是赵开美初刻本,而是日本翻刻本。

内阁本每卷首页皆题“明 赵开美校刻 沈琳全校”。赵开美精校雠,且对北宋唯一传本视如拱璧,曰:“《仲景全书》既刻已,复得《宋板伤寒论》焉,予曩固知成注非全文,及得是书,不啻拱璧,转卷间而后知成之荒也”,于是乃与沈琳联手同校,何得有此众多缺憾与讹误? 此与赵开美治学精神不相侔也。

赵开美校书极为缜密,古今学者皆有定评。与赵开美同里而时代略后的著名目录学家钱曾(1629—1701,字遵王,号也是翁)《读书敏求记》卷 2 “地理舆图”一节“杨銜之《洛阳伽蓝记》五卷”条目说:“清常道人跋云:‘岁己亥(1599)览吴瑄刻《古今逸史》中《洛阳伽蓝记》,读未数字,辄齟齬不可句。因购得陈锡玄、秦西岩、顾宁宇、孙兰公四家抄本,改其讹者四百八十八字,增其脱者三百二十字。丙午(1606)又得旧刻本,校于燕山龙龕邸中,复改正五十余字。凡历八载,始为完书。’清常言雠校之难如此。余尝论牧翁绛云楼,读书者之藏书也;赵清常脉望馆,藏书者之藏书也。清常歿,武康山中白日鬼哭,嗜书之精爽若是。然绛云一烬之后,凡清常手校抄书,都未为六丁取去,牧翁悉作蔡邕之赠。”<sup>[1]57</sup>

又,《读书敏求记》卷 2 史部“《孙逢吉职官分

记》五十卷”条目云:“富春孙彦同广、杨侃职林而成是书。清常道人惜旧抄讹谬,借金陵焦太史本雠校;而焦本亦多残缺,复赖此本是正之。清常又从书贾搜得宋槧本第七卷补订入。前辈好书之勤如此,惭予空蝗梁黍,展卷便欠伸思睡。每睹清常手校书籍,未尝不汗下如浆也。”<sup>[1]36</sup>

又,《读书敏求记》卷 3 子部医家类“《丹溪手镜》二卷”条目云:“此为清常手校本。序称丹溪著医书数帙,皆行于世,此乃髦年所作,故传之独秘独迟。未知清常从何本是正。其校书可谓专勤矣。”<sup>[1]105</sup>

又,《读书敏求记》卷 3 子部医家类“《眼科捷一卷”条目云:“赵清常得此书于洪州李念襄,李传写于道士蓝田玉,蓝幸于世庙,名位显隆,旋以不循道,瘐死。此盖录内府秘藏本也。”<sup>[1]105</sup>

今人对赵开美校书精细无讹亦倍加赞扬。1938 年赵开美脉望馆藏书楼所藏《钞校本古今杂剧》内含 242 种杂剧在上海发现,被郑振铎誉为“元明杂剧的宝库”,郑振铎《西谛书话》指出:“这宏伟丰富的宝库的打开,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名著,不仅在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一个重要的消息,一个变更了研究的种种传统观念上是一个起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可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这发现,在近五十年来,其重要性,恐怕是仅次于敦煌石室与西陲的汉简的出世的。”<sup>[2]689</sup>

这部内容丰富卷帙浩大的《钞校本古今杂剧》是赵开美既钞写又校雠的一项巨大工程,而其校雠之精湛,令郑振铎无限敬佩。他说:“总之,他是一位很忠诚的校录者,在他的校改上,很少见到师心自用的地方,有许多种杂剧,并不委之钞胥,而是他自己动手抄写的。对于这样一位恳挚的古文化保存者、整理者,我们应致十分的敬意!”<sup>[2]691</sup>

清常校书如此精审,内阁本有不少“齟齬不可句”之处,他绝对不可能将视如拱璧的《宋本伤寒论》未加校勘而刊行之。笔者确认,日本现存于内阁文库的《伤寒论》不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赵开美主持刊刻的首刻本,而是据赵开美首刻本草率翻刻之本。笔者过去曾持初刻本观点<sup>[3]</sup>,今予更正。翻刻时间、地点与翻刻人不详。内阁本大量讹误中有 4 处与中国中医科学院本、上海中医药大学本、上

海图书馆本之《仲景全书·伤寒论》相同,观表 1 可知。

日本江户时期著名中医文献学家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云:“明赵开美校刻、沈琳全校,其字画端正,颇存宋板体貌,盖《伤寒论》莫善于此本。然流传绝少,仅见秘府所贮,而人间特有宽文重刊本……宽文本非佳刻。”<sup>[4]</sup>

丹波元坚《影刻宋本伤寒论序》云:“顷日从子兆焘于枫山秘府始览清常原刻本,狂喜之至,恭请借贷,亟取校之,其文字端正,可以订宽文本者不一而足。”<sup>[5]</sup>森立之、丹波元坚均称颂内阁文库本是赵清常原刻本,但是考证版本的版次与优劣需要进行相关版本的对比,他们当时都没有见过中国所藏赵开美原刻本,所见仅是讹误很多的宽文本,所以才误认内阁本是赵开美原刻本。目前日本学者尚未找到内阁本所据以翻刻之底本藏于何处。尽管如此,笔者对这个结论——日本内阁文库本《伤寒论》是翻刻本——抱有信心。

综观中国所存 5 部赵本《伤寒论》,其中某些文字亦互有不同,除见上述外,可以作为极为重要旁证的材料还见于日本内阁所藏的《仲景全书·金匱要略》。内阁本《伤寒论》亦收于同一函的《仲景全书》中。

我们从日本内阁本《仲景全书·金匱要略》有墨条而中国所藏 5 部《仲景全书·金匱要略》均无墨条上明确看出内阁本《仲景全书》为翻刻本之事

实。日本《昭和乙丑日本汉方协会据内阁文库藏明刊本现寸大影印》之《金匱要略》全册,是日本汉方协会将存于内阁文库的《金匱要略》影印作为研究仲景著作的内部教材,按原书尺寸影印,高度存真。笔者发现《金匱要略》有长形墨条。如:内阁本《金匱要略》卷中《消渴小便利淋病脉证并治第十三》“渴欲饮水,口■■■■■■■■人参汤主之”,中国所藏 5 部《金匱要略》均无墨条,而作“口干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注之”,从而确证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仲景全书》是据万历二十七年赵开美《仲景全书》首刻板而翻刻,翻刻草率,未认真校讎。

内阁本《金匱要略》卷中“太阳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痙,葛根汤主之。葛根汤方。”其方“芍药三两”,元邓珍本《金匱要略》芍药剂量作“二两”,中国所藏 5 部赵开美本《金匱要略》均作“二两”,作三两误也。

这些文献资料证实这样一个事实:日本所藏《仲景全书》有墨钉、有墨条、有讹字、有阙文、书口黑白交错,不是赵开美《仲景全书》原刻板,而是翻刻板。

研究赵开美本《伤寒论》版本问题不是小事,它除与医理、临床有关外,它彰显的是赵开美精勤不息认真负责的学术精神,正是凭借这种精神,才为中华民族留下价值连城的医学宝典,其意义不亚于《钞校本古今杂剧》。

#### 参 考 文 献

- [1] 钱曾. 读书敏求记[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
- [2] 傅璇琮. 中国藏书史[M]. 宁波:宁波出版社. 2001:689.
- [3] 钱超尘. 宋本伤寒论访书记[J]. 中华医史杂志,2010,40(1):38.
- [4] 森立之. 经籍访古志:伤寒论十卷[M]//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53. 1981(昭和五十六年):392.
- [5] 丹波元坚. 影刻宋本伤寒论:序[M]. 东京:旭阳社,1991:1-2.

(收稿日期:2010-10-15)

(本文责任编辑 王振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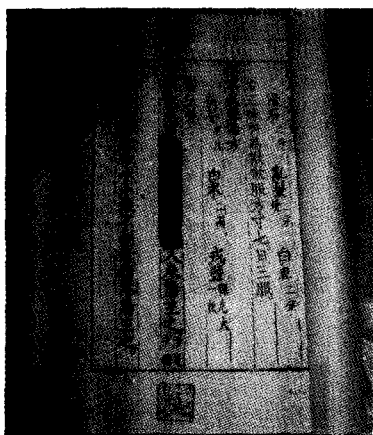


图 3 内阁本《金匱要略》书影